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也父克勤國所守濟寧  
 孝孺其仲子也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生而精  
 敏絕倫雙瞳如電日讀書積寸為文深醇雄健鄉人  
 呼為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北游齊魯間觀周公孔子  
 廟完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  
 若樊遲冉有輩豈皆讓之邪但世無孔子不得歸依  
 耳弱冠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  
 濂亟稱其文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  
 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然孝孺未視文



藝桓以明王道闕其端為已任時人以為程朱復出也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告孝孺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豈獨我哉洪武二十五年召見容止端整上喜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考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旨擢漢中府學校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德之言陳於王前王嘉納之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革除初年用交薦為翰林侍讀入內閣備顧問寵任特隆文廟登極欲詔天下以問姚廣孝曰孰可使代草對曰必方孝孺數召不往迫之斬衣而見

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予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予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予血淚交流以此徇君予抑又何求嗚呼哀哉予庶不我尤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孝孺直諫劄毅尤篤人倫克勤之守濟寧嘗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濂沒于獲自漢中走蜀哭之其學得之家庭而淵源於伊洛文章類蘇氏而正論過之所著有遜志齋集行于世

袁袞曰昔管仲不死子糾王魏不死建成而卒為霸王之佐有大功然春秋不以召忽之死為非也夫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方公雖得慘禍惡可少之哉  
文皇帝他日有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尔而 昭皇  
帝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大哉 王言觀此則  
諸公之死得失明矣  
袁襄曰方孝孺之於 文皇湯武之夷齊也

### 黃子澄齊泰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袁州分宜人也洪武癸亥貢入  
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子澄中應天鄉試第二乙丑  
會試第一進士及第三授翰林院脩撰尋兼春坊  
官侍東宮講讀累遷太常寺卿建文君立方幼冲諸

王以叔父之尊多不心服子澄議削王侯之權大見  
信用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繼扇動詔徙周代二王  
於邊而降齊岷為庶人湘王聞討自焚死 文廟亦  
被摺據加譙讓己卯七月靖難師起移檄言 建文  
君崇信奸回離間骨肉今遵 祖訓奉天征討罪人  
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  
首以誅齊泰及子澄為名詔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  
討大將軍率諸將兵凡百萬往禦之時景隆以驕庸  
當國性復奸回自負有文武材建文君特寵信之臨  
行子澄授以方畧景隆依違而已子澄深以為憂景



隆攻北平城不克累戰輒大敗奔還京師故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何以懲將士不聽已而盛庸顧成等相繼敗降子澄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以贖誤國之罪乃賦詩見志聞者哀之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已渡江矣景隆開門迎謁有詔執子澄等責問不服子澄遂死之命赤其族一子易姓田經赦乃復姓家湖廣之感寧袁州人祀子澄于鄉賢祠

齊恭應天溧水人也累官兵部尚書與黃子澄特見親重北兵起恭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多其籌畫建文君日召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教弄柔翰而已兵至金川門潭王及李景隆開門迎降恭走廣德尋被執不屈族誅

袁袞曰昔晁錯建議削諸侯卒有七國之變以建文之幼冲而削諸王封爵紛一變易多出黃齊之謀舉百萬之師而付之一景隆其敗宜矣余特哀其忠於所事而踈於謀國故特表焉

### 練安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也父伯尚洪武間為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少奇邁志操不凡游邑庠與  
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必為良臣我必為忠  
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今日用人  
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  
戮之因歷陳古人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 高皇  
帝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脩撰以母喪  
去服闋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革除  
初年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  
府成改御史大夫 靖難師起安極論李景隆奸邪  
不忠一日於朝班中執景隆教其罪請誅之不聽安

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直史  
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  
過惡書下群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  
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人言邪 文皇帝既即位有  
詔治好黨安不屈族誅姻親被逮戍邊者甚衆惟吉  
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于朝為鄉人所持恒懷不  
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聞 文廟曰使練子寧今  
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後同知王佐輯安遺  
文曰金川玉屑集提李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  
立金川書院以祀安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



記焉

陳迪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也洪武初辟郡學訓導以通經召除翰林編脩遷侍講預脩大典出為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陞雲南左布政使討破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獻俘于朝賜白金綵幣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兼俸不受請難師起數上疏陳論大計文皇帝即位責問迪嫚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吒曰堅子勿復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鼻舌熬熟納迪口迪吐唾之益肆斥遂俱凌遲而死

卓敬

卓敬浙江瑞安人也少讀書十行俱下一日棄不復讀亦終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室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得一牛騎歸縱之則一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

好直言嘗請于上曰諸王服飾有擬天子者此賈生所謂舛也何以令天下和上笑而納之他日



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為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陞戶部侍郎。革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畧，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教，教之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教言見用。陛下豈有今日哉？遂不屈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編脩劉球作

教傳，私謚曰忠貞。

### 鐵鉉

鐵鉉，河南鄧州人也。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皇帝喜之，字之曰鼎石。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屬法司鞠之，數日獄不成。高廟怒，命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以屬鉉。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叅政，請雜師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未嘗缺乏。既而軍敗南奔，與叅高魏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



守濟南城有攻破者輒完之詐開門降伺北兵入下  
板幾中其計攻圍三月餘不下事聞建文君遣使賜  
以白金綵幣封三代鉉入謝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陞  
兵部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以禦北  
師還守濟南 文皇帝發柙械至京師不屈令鉉一  
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方  
已

素蒙曰練陳卓鐵死有先後其慷慨一也夫死者人  
之所必不免也而庸人多畏死至有事二姓周流五朝  
不耻者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 黃觀

黃觀字濶伯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也初從母姓許  
受業於元翰林待制黃暉天兵入大都暉死之洪武  
庚午觀以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明年會試第一廷  
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  
武之法為言 高皇帝嘉之擢狀元及第由翰林  
歷尚書司卿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間改官制增侍  
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仍掌尚書司事奏復姓與方  
孝孺等親信用事請難師起觀奉命草詔極論大義  
師既渡淮奉命徵上游諸郡兵入援觀奮不顧身且



行且暮。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其友柯暹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視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師逃來言。文皇帝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室已赴上游。起兵。因命執翁夫人。并二女。配象奴。奴叱取釵釧。出市酒。散翁夫人。遂携二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觀舟次李陽河。聞上已出。奔而群臣奉新。皇帝即位三日矣。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給舟人奮棹投水而死。舟人急釣之。僅得珠系棕帽。後追捕得之。以獻。命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換觀家姻黨坐繫。詔

獄者百餘人。

仁廟初。悉釋不問。

張統

張統字昭季。西安富平人也。以明經舉。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陞通政司左叅議。出為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地上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解字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統所裁定。民夷安之。入覲。考最為天下第一。高皇帝賜璽書勞之。還治雲南。洪武三十一年。召為吏部尚書。會脩高皇帝實錄。奉旨試翰松之任。編纂者第其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



以教官欲入翰林亦在試列統讀其策喜曰明達時  
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為第一奏授王府  
審理士奇由是知名後果大用其知人如此靖難師  
入京城統自經于部之後堂

### 耿清

耿清陝西真寧人也個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  
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觀弗許固請之期明旦即見還  
且曰吾縱敏能一夕盡記之邪生不得已以假清旦  
來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也生忿訟之祭  
酒清即持所假書見祭酒曰此清燈窓所業耳即背

誦徹卷及問生無以對也祭酒叱生退以書歸清  
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  
初清赴舉過淳化主人有女為妖所憑清宿其家是  
夜不來清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耿秀才耳旦日女  
以告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乃書耿清在此四字令  
婦粘於戶自是妖遂絕甲戌會試禮部中第三錄詩  
書二經文廷對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改監察御史  
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革除間進左都御史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清為御  
史大夫文皇帝正位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



而清獨美蛇侍朝人疑焉一日清衣緋入朝先是  
星者奏文曲犯帝產座甚急上固疑清及朝清獨  
緋也命收之搜得所帶劍因加詰責清不屈而死  
之夕精英迭見久乃滅

袁袁曰黃之沉淵張之自經亦各其志也耿公慕豫  
讓之義秉劍以朝盡心焉耳矣成不成豈足計哉

茅大芳侯泰郭任胡子昭胡閏

茅大芳揚州泰興人也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  
南考績入朝高皇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  
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寵渥大芳感奮教

進直諫秦國稱治革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北兵起  
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八月十  
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同日棄市

侯泰不知何許人累官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主抗  
禦之策壬午運糧至濟寧諸郡復運糧淮安京師告  
急六月赴京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就戮弟教祖子  
地亦坐死

郭任鎮江丹徒人也官戶部侍郎戮死子經亦處斬  
次子金保戍廣西三子給配

胡子昭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也性忠鯁富於經



術革除間由儒士為史官歷任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闔族被禽第志遠官蜀府典寶避匿以免

胡閔字松文饒州鄱陽人洪武中以薦辟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革除間為大理寺左少卿文皇帝定京師即日坐戮子傳道亦誅死次子傳慶等俱戍邊衛妻給配

袁袞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世之仕者知有身不知有君尚安望其能死哉如五公者匪躬之臣也

鄒魏陳繼之龍葵泰曾鳳韶王度

鄒公瑾魏公冕俱江西永豐人也革除間鄒為大理寺丞魏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降者公冕與公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其日輟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曰宜急迎附二人曰使我輩改其臣節明君必所不用 文皇帝正位二人皆自殺詔其族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也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建議江南僧道多占膏腴田蠶食百姓請人給五畝餘以皆以賦民從之 文皇帝兵起繼之累有建



明因肆指斥京師平召繼之責問不屈而死遂夷其族

龔恭字叔安以字行金華之義烏人也有異材日記數千言無所遺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上禮部補國子生奉旨閱齊王府衛衆成危之恭綜畫周密終其事莫敢有撓之者監視安東護衛倉儲廉平惟允人用畏服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遷都給事中歲壬午六月文皇帝既渡江與其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死必矣爾第携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存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庭馳赴之道為兵校所執

見文皇帝於金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恭獲釋即自城上投下死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也洪武末登進士革除間為監察御史嘗侍班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廷刻之曰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言甚切直聞者駭愕請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其款納書鼓風達之不報文皇帝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加侍郎召之又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



之強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  
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其妻  
子曰勿易吾衣遂自殺妻李氏亦死

王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也由儒士為山東道監察  
御史彈劾不避權要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  
以奸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出不遜語坐族誅  
袁袞曰古人有言平君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  
伏節死義之臣豈不信然哉邨魏六公面折廷爭竟  
效納肝之節守死善道非斯人其誰乎

### 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岩人也洪武中辟仙居訓導  
改德安府學尋拜漢陽知縣革除初召為林 涪撰  
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  
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可施行且曰 太祖皇  
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如醫之去疾農之去草急於  
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傷其禾稼固  
自然之勢也然皮膚之疾去則宜調理其血氣禾稼  
之草除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韙之  
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 文皇帝渡江州人  
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恭來奔叔英以恭為貳令執之



恭以情告乃釋恭謀再舉然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其  
衣冠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  
君父自省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  
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  
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  
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  
世遂自經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  
祠山之麓希年亦台人卒收葬之尋有詔治奸黨妻  
擊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其所賦詩

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叔英嘗  
於武昌覽楊士奇文稱曰此王佐才也及官翰林遂  
以士奇薦世以叔英為知人

### 周是脩

周是脩者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洪武間舉為  
霍丘訓導入見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四十  
家居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上喜之擢為周府奉  
祠正從王出巡漠北渡黃河歷太行入邯鄲過趙襄  
子故都為文以吊之北逾燕都出居庸抵黑山觀蘇  
李衛霍之遺跡應教作詩賦授筆立就思如湧泉是



脩慷慨以志節自許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  
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  
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史傳所遺者作觀感錄革  
除初有告言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諫  
得免改衡府紀善預脩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指  
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屹不為動 文  
皇帝既渡江駐兵金川門宮中恚自焚明日留書其  
家別其友江仲隆解縉胡廣蕭用道楊士奇入應天  
府學自經越數月或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皇帝曰彼各為其主耳置不問初是脩與士奇等

約同死惟是脩不食其言

### 戴德彝

戴德彝寧波奉化人也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授翰  
林編脩陞侍講 高皇帝諭之曰官翰林者難以論  
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  
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  
在翰林皆能正言謹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  
古人自期待哉德彝頓首謝由是益感奮拾遺補闕  
以直聲震于朝改監察御史善於其職革除間改左  
拾遺請難師既迫與王子澄等日夕畫策防禦竟



死難

盧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為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為多洪武戊辰登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脩陞太常寺少卿革除年間多所建明 文皇帝登極詔族其家 袁袞曰自王教衰而士風靡見危授命之訓不講久矣夫為人臣而懷二心反竊笑死者以為愚真犬豕之弗若也王周之自經戴盧之碎首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四子有焉

王艮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也革除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明年 廷試第一以貌寢遂以胡廣易之而寘艮第二授翰林脩撰北兵起憂懼輒不食日就羸懣及師日逼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汝等哉是夜服腦子死卒己九月也建文君命侍郎黃觀諭祭

樓璉

樓璉金華人也洪武中歷任宣寧仁壽二縣主簿革除君即位下詔求賢璉以文學薦入翰林侍經筵



文皇帝既靖內難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  
筆授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命璉為之入見時  
孝孺方凌遲未畢璉怖受命歸而憤歎其妻曰得無  
傷方先生邪璉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汝輩耳一  
宿自經死

袁泰曰王艮之憂樓璉之怖皆浩然之氣餒而未充  
耳夫子曰仁者不憂勇者不惧二子歟焉然視反面  
二心者異矣論篤君子恕焉可也

### 黃鉞劉政

黃鉞字叔揚蘇之常熟人也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

史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選戶科左給事中以憂家居  
壬午投槩川橋下死

劉政字仲禮蘇之吳縣人也革除己卯以春秋中應  
天府鄉試第一時方孝孺為考官試題出可以托六  
尺之孤一章得政卷大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也批其文曰此群鳥中之孤鳳吾當虛左以處  
之政平生以忠義自許壬午歲聞國事慷慨不食死  
袁泰曰建文君之難吾蘇死事者得三人焉而黃劉  
之死頗相類故附列焉夫方公信知人矣而劉之不  
食周粟豈行不掩言者哉



耿炳文

耿炳文者濠州人也父君用從高皇帝取滁和以  
功授總管渡江取金陵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與張  
軍戰且興君用賈勇先登被創死炳文代領其軍遂  
取廣德丁酉取長興禽其守將立元帥府拜總兵都  
元帥守之士誠遣其將潘元明等未寇炳文擊敗之  
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辛丑士誠復遣李伯昇率衆  
十餘萬水陸並進攻城甚急炳文嬰城固守晝夜應  
敵月餘不能下援兵至賊遁走追斬五千級拜指揮  
甲辰張兵復來寇輒敗之丙午同徐達等圍姑蘇炳



文軍城東北吳元年禽士誠論功陞都督僉事洪武  
元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等  
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拜秦王府左相封長  
興侯十四年大破元兵于北黃河十五年奉詔巡視  
陝西十六年雲南平詔炳文往諭傳文德等班師兼  
視城堡籍其軍賦十九年從征雲南二十年討曲靖  
普安諸蠻寇平之二十一年北征捕魚兒海二十四  
年賜第鳳陽賞賚殊渥追封君用為長興侯二十七  
年討破陝西兩當縣妖賊三十年蜀中盜起拜征西  
將軍勦平之三十二年鎮守遼東革除改元靖難兵  
起拜炳文大將軍自遼東率師二十萬救真定戰敗  
奔還滹沱河十月再戰死于陣

袁袞曰 高皇帝之親征陳文諒也張士誠數乘虛  
入寇然不能進取尺寸地者以長興江陰為之扞蔽  
也炳文與吳良吳禎死守孤城血戰者十餘年使  
高皇無東顧之憂得專意陳氏陳城而張亦亡耿  
吳之功大矣執耿公雖老死行間不失為忠傳曰謀  
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奚愧焉

馬宣宋鑑宋忠廖鏞

馬宣以都指揮守薊州己卯七月北兵起見殺宋鑑



以都指揮守太寧己卯十月北兵至死之宋忠鎮南  
衛指揮使靖難後戮死子謙充軍 廖鏞無為州巢  
縣人也祖永忠國初勲臣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元  
勲後任散騎舍人用事革除間永樂元年四月十日  
就戮

### 張昂

張昂不知何許人也革除間齊藩不靖廷議藩國所  
在恚更置守臣選材望者使居其地以鎮之乃擢昂  
為北平布政司左布政使昂至以掾吏李友直頗有  
智略遂以腹心委焉友直密以其謀告 文皇帝遂

命燕山護衛副千戶譚淵於端禮門執昂及都指揮  
謝貴等隨攻奪九門起兵靖難昂不屈而死

袁袁曰建文君以北平屬昂而昂以屬李友直甚矣  
知人之難也夫天將開 文皇帝以萬世之業卜鼎  
幽燕配天罔極而昂以淺謀自速顛隕其智不足稱  
也余特以其事始發于昂且能忘身所事故特著焉

### 姚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也初姓季後乃復姓善志  
行淳實學識高遠工詩與會稽唐志淳相倡和洪武  
中由鄉舉歷廬州重慶同知所至有能聲三十年



擢知蘇州府初 高皇帝以蘇俗靡僭峻法以齊之  
乃更譎詐蜂起頗號難治善洞達政体周知人情弛  
張寬密各協事宜數造請郡中之賢者咨而聽焉由  
是吏民敦尚禮義輒稱大治為列郡最處士王賓獨  
居陋巷善往候見屏車從躬叩門賓問為誰應曰姚  
善乃開門延見及賓報謁至府門載拜而返善自邀  
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避入太  
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面不可見也錢芹  
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將往候之先使道意芹對  
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

明公知下士之風月朔請胥會于學宮善如期往迎  
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公今有官守請姑舍是事  
有急於此者善問何事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  
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後薦為  
行軍司馬革除己卯善畫策勸王芹與有勞焉壬午  
京師平 朝廷索王子澄甚急避善所約與浮海善  
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  
子澄去善竟伏節死

袁袞曰余童子時數聞長老言姚公之治蘇勤恤民  
隱而教之以禮其消息因革皆可為永久法昔子賤



治軍父夫子問之對曰不齊所師事者三人有賢於不齊者五人皆敬事之夫子嘆曰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觀姚公之禮賢者雖子賤何以過是革除間北兵長驅列郡皆望風迎降惟恐後獨姚公以蘇州底節不下伏劔而死忠義之名施乎無窮卒賴得士之助彼井蛙之徒志驕氣滿視布素之賤若仇讐然聞姚公之風可以愧死矣

### 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也父立誠洪武中歷任州縣以非辜受重刑彥回被逮戍雲南第彥回亦戍

遼東北至蜀家人多道亡惟彥回與祖母郭氏存焉遇赦貧不能歸乃依鄉人定遠知縣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積良去官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門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為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京師侍顧問者四十日高皇帝悅之擢平江知縣駕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等以文學廉幹薦陞知徽州府下車政教一新士民感悅革除己卯以考最蒙賞賚甚厚郭氏卒彥回當承重徽人赴闕奏乞起復不報彥回哀經走闕下自劾其改姓歷官之罪乞正名籍罷為民尋命復其官還治徽州釋彥



固遼東之後彥回復上疏乞終制不許詔襄事畢即  
赴郡供職明年蒞徽州而北兵將渡江彥回募義勇  
赴援 文皇帝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  
袁袞曰昔嵇康被戮而嵇紹卒為忠臣觀彥回之亡  
命變易名姓有足哀者而卒以忠死其許身殉國素  
所蓄積也豈被苟富貴忘親事讐者比哉

顏瓌葉惠仲鄭恕王省

顏瓌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之後也以賢良徵  
授沛縣知縣 文皇帝舉兵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  
瓌獨死守李景隆之駐兵德州也瓌督率淮北之民

轉餉給軍常足食辛巳靖難師直擣濟寧徇沛縣沛  
縣人多竄匿瓌輒招來之命設沛豐軍民指揮使司  
集民壯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以益軍所存二  
千人皆老弱壬午北師攻沛遣縣丞胡先告急于徐  
州而送其子有為出走曰汝婦白大人子職弗克盡  
矣題詩察院壁有曰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  
尹名見者無不流涕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  
降瓌冠帶升堂南向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  
經死其子有為為不忍去自刎以從主簿唐清典史王  
謙被擒皆死之縣丞胡先收瓌父子屍葬沛縣南閔



題曰顏公墓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也以知縣充脩史官考革除二年會試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日死

鄭恕台州仙居人也由訓導陞徐州蕭縣知縣壬午八月十七日受戮于濼湜姪温汲皆坐死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也洪武壬子舉于鄉明年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徵高皇帝親試之稱旨例當殊擢省自陳才薄且親老乞便私養授浮梁教諭丁外艱起改睢陽復改濟陽靖難師至濟陽省為游兵所獲從容引

譬辭義慷慨衆舍之省弁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子禎通判夔州亦死于賊素素曰傳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顏公者可以寄百里之命者乎葉鄭事無所考要之皆能死者也王公獨柱有烈士之風焉

高巍

高巍山西遼州人也洪武壬戌應貢入太學以至孝聞詔旌表其門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上疏欲罷



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邨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皇帝深嘉納之後因斷決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  
戍貴州閔索頴仍許以姪代後建文君即位上表賀  
明年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薦魏  
送京師魏上書借漢為喻其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  
劍滅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其遠慮未始  
不欲藩屏王室也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  
所謂一股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者也賴文  
帝寬厚長者優容之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景帝寬  
厚既已弗及又輔以晁錯之刻深輕削諸侯遂挑六

國之禍向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之公  
封建諸王首先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人有言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隣吐蕃故以藩王  
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  
在焉其民剄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  
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  
順德廣平大名諸府所謂素土之野坦平肥沃供賦  
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然其地廣  
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騎射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而



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充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羅比之古制雖分封過當然高皇帝之意固欲衛中國而屏四夷也今親王多驕逸不法違化朝制者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一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一之使指莫不率從其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請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

於齊充吳楚潭湘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益隆親一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之再則赦之三犯而不改則告之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是年齊藩不法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請更置守臣文皇帝不自安舉兵靖難魏上書請奉明詔以口舌罷兵願得如魯仲連脩咫尺之書而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泣剝食其棹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書奏



建文君奇其才命叅贊李景隆軍務魏以為可說而  
下也數上書 文皇帝請罷兵歸國累教千言皆不  
報景隆戰敗魏南奔遇鐵鉉于臨邑遂與協謀守濟  
南頗著勞績北兵退與鉉燕水心亭魏作賦以紀其  
事從征晉陽雁門等處聞京師已平縊死驛舍

### 錢芹

錢芹字繼忠蘇之吳縣人也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  
奮元末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  
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還以例解職家居  
二十年安貧守道為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姚傳中革

除初年詔求遺逸善以芹應詔召對稱 旨留中議  
事授戶部司務尋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  
軍府遣芹入奏道病卒 之前猶條邊事緩急上執  
政有詔賜棺殮歸葬黃山

袁袞曰高生上書翩翩有策士之風以魯鄆自負然  
破竹之勢豈口舌所能止哉錢叟志希功名激發姚  
守亦奇士也故類附焉

袁袞曰革除死事者甚衆通六十八人文四十五人武五  
人 高皇帝養士之功亦畧見矣余既考宋端儀林  
塾張芹王佐諸家所錄及王驥所作龔泰墓表自



方孝孺而下得四十三人皆有事蹟爵里稍附次作傳其無事蹟者列于後使後之人有考焉徐輝祖以功臣子赦不誅附中山王傳吏部侍郎毛恭戶部侍郎盧迴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暴昭宗人府經歷宋徽兵科給事中西安韓永戶科御史董庸高翔戶部主事平涼巨敬長史葛誠諸城周璿山西羅義高不危盧振謝昇黃彥清牛景先共一十七人內黃魁惟王佐所錄有之諸家無有也豈即觀歟姑存之以俟知者

### 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少孤好學郡縣文舉為學官皆不就革除間翰林脩撰王叔英薦之徵入翰林任編纂同事者皆天下宿儒咸推讓士奇命吏部尚書張統考其文以官之士奇第一奏授齊府審理副文皇帝即位擢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士奇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仁宗皇帝立為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嘗於文華殿呈大學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克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



士奇對曰二帝三王所以脩身施之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道 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右為證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為說 皇太子疑之以問士奇對曰此出宋儒胡瑗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士奇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有用且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 皇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真儒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君臣皆不可不知 皇太子即取視命翻刻烏饒州人朱季文獻所著書斥濂洛閩閩之說

上怒曰此儒之賊也群臣請罪之士奇曰當火其書毋令惑人從之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以嶺南藤篋諸物將遺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乃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文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廷臣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覬臣不與名者當時病未有作耳且受否未可知物甚微當無他上意解命燬其目一無所問陞左諭德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為侍郎趙昶所間憂鬱成疾忽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以問翰林諸臣眾未及對士奇曰賜病已數日但未敢即安耳 上曰微汝言幾誤



疑賜一。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六年冬詔巡狩北京。命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於士奇曰：道中供帳皆已自備，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奏用儁言。明年，駕幸北京。皇太子監國，命士奇同蹇義等輔導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耻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

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此。皇太子喜，讀易，命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為卜筮作，然脩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名曰周易大義。九年，上還南京，一日召問東宮果何如，以孝敬對。使言其實，對曰：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每進御用物皆親閱，封識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晏始食。駕還而後即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



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一未嘗不速改其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是上以問群臣曰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禮部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变之大者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還自契丹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聞高煦

有異志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問士奇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之矣爾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遷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以全父子之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繫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力救乃命削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近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年冬周王楚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皇太孫及諸王孫陪謁以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居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士奇筆命足之遣人持赴陵俾率行之遂以宸翰賜士奇上命吏部翰林舉廷臣中一人以侍皇太孫講讀士奇以儀智薦衆老之士奇曰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臣未見其比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旦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仁廟即位

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進少傅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粟八千萬斤為香炭之用士奇入奏命減四十萬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有答震退徧語群臣明日易吉士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處即吉乎明旦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既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



當易服 梓官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張輔  
之禮文臣乃不及祁時天下諸司未朝兵部尚書李  
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  
士奇奏言 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  
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不報士奇復極論此非小  
失而陝西按察使陳智亦言畜馬不便詔止散馬已  
領者准官負乘馬例勿責其息洪熙元年命兼兵  
部尚書請辭俸許之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常以  
事忤旨後陞為湖廣按察副使因他事逮治士奇上  
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

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召衛綰不赴即  
位進用綰前史題之 上喜即命罷治仲成大理少  
卿弋謙數言事過激 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士奇進  
曰陛下有詔求言一不當者不罪今謙因言取咎  
朝臣皆以言為戒若傳之於遠人將謂 朝廷不能  
容直言遂令朝如常且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  
上念士奇匡輔之益賜璽書嘉勞且製楊貞一印賜  
之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士奇  
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定議未上而 宮車



晏駕宣廟即位遂行之元年高煦反 上親征罪人  
既得尚書陳山請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 朝廷永  
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贊決遂傳 旨令士奇  
草勅詰責趙王士奇不可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宜加厚庶幾仰  
慰 皇祖之靈 上聞士奇言不懌而止 駕還言  
者猶未已 上皆不聽特召問士奇曰論趙王者日  
益多當如何對曰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  
豈可惑於羣言乃命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璽  
書往諭且示以群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損息二年安南黎利乞立陳氏  
後 上召士奇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  
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  
士奇曰榮言當從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極矣漢棄  
珠厓前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七年建議方  
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舉  
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化賊罪併生舉者軍民  
中有才行卓異及智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虞  
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非繇殛禹興之道也 上皆從之正統初教上書言



軍國大計多見采聽進少師柱國八年卒年八十贈  
太師謚文貞士奇有文學立朝四十年公正不阿論  
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總裁 三朝實錄  
是 一非 一悉徵諸實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  
萬世之心處之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其所舉薦  
列中外者五十餘人皆有聲績篤於故舊解縉尹昌  
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存其後所著有 三朝聖諭  
錄及東里文集行于世

袁袞曰今世稱相業必曰三楊而文貞居首歷事

五朝既專且久其所匡贊必以正可不謂貞乎其勲

德文學人能言之至其休 一樂善無少忌嫉今之所  
謂大臣哉

### 楊榮

楊榮初名是子榮字勉仁福建 一安人也洪武末舉  
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登進士擢翰林編脩 文皇帝  
入正大統更名榮簡入內閣典密務士奇最年少且  
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榮在  
上出示江西三司所奏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  
業蓋 朝廷初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  
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



兵及是奏至上諭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對曰計回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至闕不足褒從之自是益重榮時四方事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視所治稱旨進脩撰復進侍講永樂二年賜二品服兼右春坊諭德五年奉命往甘肅視邊還奏稱旨七年春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虜脫脫不花等率所部未歸命榮馳往處置還奏上悅命持節即軍中封福為寧遠侯八年扈從北征本雅失理重脩高皇帝實錄為總裁十年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

陝西遂勅彬勸之且命榮往與彬計度可否還奏餉道艱且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小醜不足以煩王師命罷征亡何叛者復歸十一年從守北京十二年扈從征瓦剌既還脩性理五經四書大全榮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五年復扈從巡北京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十八年扈從北征是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集民兵可徵用上出奏示榮對曰陛下命罷之已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遂寢三殿尖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尚書夏原吉以兵餉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奸侍讀



李時勉教言事皆激上怒榮悉委曲辯解二十一年  
復扈從西征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一切軍務悉以委  
榮中道軍餉不繼請班師詔可浙江三司奏麗水政  
和山寇劫掠請合兩省兵討之榮言愚民為有司所  
苦出不得已兵出即良民先被害願遣使撫諭不足  
煩兵 上從之卒無事師次榆木川 文皇帝上賓  
凡喪禮軍務悉裁決於榮先馳歸以報 仁皇帝即  
位進太常卿逾月進太子少傅兼身殿大學士陞工  
部尚書賜繩愆糾謬銀圖書 文廟暨 仁廟實  
錄皆榮總裁宣德初高煦反廷臣多觀望榮首勸親

征遂扈從討平之馬騏激變交趾黎利叛大臣多請  
發兵 上不聽竟偃兵息民榮有力焉是年八月車  
駕巡邊至遵化聞虜逼塞下以道隘師難並進 上  
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榮從既還陞少傅賜銀  
圖書文曰方直剛正正統初脩 宣廟實錄榮復總  
裁書成進少師五年謁告省墓還京道卒于臨安贈  
太師謚文敏榮闔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議刑  
辟片言立決務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  
少怠於四夷邊徼事及邊將勇怯靡不通知內篤孝  
友睦姻之行喜賓客濟窮恤患無間疏戚貴賤大小



皆歸心焉所著有北征記及文集行于世

袁孝曰余覽彭公韶贊文敏稱之曰文武兼資通人之器信矣哉 文皇帝教出征大漠文敏輒扈從與家謀善斷大事故當時稱西楊文學東楊政事國家有大議文敏一言而決夫以文貞之持正而濟以文敏之果決其何事之弗濟昔唐史稱宋璟善守法姚崇善應變二公今之姚宋也歟

### 楊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也革除庚辰登進士第授翰林編脩永樂初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陞司經局

洗馬兼編脩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 仁廟甚喜賜書褒

美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下錦衣獄十餘年家人供食教絕糧久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方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讀之數回甲辰 仁皇帝嗣位榮獲釋拜翰林學士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宣德正統開入內閣歷官少保兼禮部尚書 朝是大制



作多出其手時名臣稱三楊文貞江西人為西楊文  
敏因居第為東楊而溥以郡望每書南郡乃號南楊  
薄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鄉試時胡儼典文衡  
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  
又曰他日立王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  
效公孫弘之阿曲遂薦第一世稱儼為知人後儼為  
祭酒溥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  
辭人兩高之

袁袞曰文定遭謫幽困者十年卒致顯庸居高思危  
謙虛以下士靖共以事君考其勲德亦文貞文敏之

流亞也



